

上世纪 70 年代末,从边远小县城来到昆明上大学,周末上街,总能在东风西路一家餐馆前看到排着长长一溜队伍,走上前,就能看到店面高挂的招牌上的几个字:上海面馆。面馆的外墙涂刷成姜黄色,鲜润得和刚擀出来的面条色泽相仿,自有一种诱惑闪烁其中,于是偶尔也会不顾囊中的羞涩,加入到那列队伍里。走进去,只见靠里的厨房冒着腾腾热气。那是厨师在灶台上煮面。身着白衣白帽的他从大锅里把煮熟的面条捞上来,一次分装十多碗,转眼就被排队的人端走了。一台压面机很醒目地蹲在一角,山溪一样潺湲地流出一波波新鲜面条。另一半空间,整齐摆放着二十多张木桌。四围的条凳上坐满了人。一个个咝咝地吸食着面条,津津有味,有时也难免仓促,因为身后已站着几个人心急火燎地等候着落座。

能稍许平稳人们情绪的是墙上悬挂的两大幅油画,一是上海外滩,一是上海街景。坐着吃面的或者站着等座的人,不时为之扫一眼,就会在一种对于上海的想象或思念里沉浸一会儿,浅浅一笑。

撒着葱花、冬菜,架着一块排骨的面,不辣,有点甜。这是最粗略的感受。细品,最是那冬菜,与本地腌菜尖锐的酸辣香不同,比较柔和,其中仿佛蕴含着阳光的香味,暖暖的,安详而从容。

食物是生活的一扇窗,味蕾负责推开。细细想来,这家 1965 年落户昆明的上海面馆,经营的花色品种无非就是阳春面、大排面、葱油拌面几种,远不能展现“海派面”的全貌,它在昆明名噪一时,也许就因为它能纾解那年月困守一地的人们窥探远方的渴求。舌尖上的旅游,对于吃惯了小锅米线的昆明人也是一种灵魂的松绑。而那些客居昆明的上海人却能从中品嚼乡愁。

当然,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一些昆明人到上海面馆吃面,都要自带一小撮油辣椒。这也给经营者一种提示:有时候,在舌尖上种植一种新花,进行本土化的嫁接后可能会开放得更灿烂。因此,后来面馆在桌上摆放的调料中,少不了一碟油辣椒。

时间走到 1999 年,上海面馆在东风西路的改扩建中悄然消失了。人们只好把对它的留恋装裱为一轴,搁置于胸中的某个角落。

去年春天,有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上海面馆又重新开张了。于是相约择日前往。

这里是昆明的一处繁华之地。远远地看见它于众多商店中低调而雅致的门面,看见它那风韵依旧的白底黑字的招牌牌以及隐约闪现的白衣白帽的店员身影,不禁想起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人群中这些险脸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那首题为《地铁车站》的著名诗句,就像在万千攒动着的陌生人的头脸里,猛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让人心中一热。

跨进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幕: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相对而坐,餐桌上各人面前的那碗面香气飘飞。男的正取用筷子撮一箸面往嘴里送,却又躊躇起来。女的仿佛心有灵犀,站起来侧过身,用一把小匙从旁边的瓷碟里挖了坨油辣椒放进两个面碗,然后说:“加点色加点味才更有咱们初次见面时的味道。”接着,那对老夫妻伸举着自拍杆与架着褐色大排、飘着白绿葱花和浮着通红油辣椒的两碗面合影。虽已沟壑纵横,也曾风华流溢,两张脸在一瞬间那么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老夫妻在对一个浪漫的故事进行反刍吗?原来,在一座城市的舌尖记忆里,还窖藏着一代人青春的甜蜜。

这次赴高雄、台南、嘉义旅行,在行程中并没有安排参观书店,我因上次逛台北重庆南路的书店街,印象特好,所以我一到高雄,便忙中偷闲去逛当地书店,并找到了一家茉莉二手书店。

这家书店规模甚大,一个大厅足有 800 平方米,新书、旧书都有,内容十分丰富,让人目不暇接,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浏览一下文史类书籍。从先秦到晚清,每个朝代的历史书层出不穷,我翻阅了两个多小时,选了两本《中国通史》,一本是台湾学者李国祁所撰,另一本《中国通史》是日本学者伊藤道治、谷川道雄、竺沙雅章、岩贝宏、谷口规矩雄五人合著,据“出版说明”介绍,日本学校为了让日本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便邀请几位日本方面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编著了这本书,后由吴密察三人翻译成中文,由台北稻乡出版社于 1948 年出版,翌年又再版一次。全书 658 页,原价

新台币 310 元,因是二手书,现在卖 63 台币,合人民币才 14 元。当然买这两本中国通史,不单是价格便宜,而是看一些不同作者对同一历史问题的不同见解,应该说日本学者的《中国通史》内容虽丰富,但对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少重大事件则一笔带过。只有对王安石变法讲得较多,有的见解有新意。

还有一本《俗文学概论》,厚厚一本,800 多页,因二手书才卖 80 台币,对于中国俗文学中的歌谣、神话、变文、小说、弹词、民间文学、流行于民间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学形式,这本书讲得详尽而具体,资料丰富。但书如砖头一块,犹豫再三,还是没有买,在书店里做了半小时摘抄。

后来去台南,居住市中心富信大酒店,据当地人讲,乌邦图书

店、南门路的 BOOK INN,还有友爱路上一家书店,这是台南三家最受文青们欢迎的书店,乌邦图书店的环境不错,大片落地窗,窗外绿树成荫,有咖啡供应。我在草祭二手书店内花三个小时,也淘到几本好书,上次在台北重庆南路书店淘到一本史式的《我是宋朝人》,读了十分过瘾,这次淘到吴钧写的《一个宋粉的宋朝观察》,此书写宋朝的美味佳肴,宋朝的拆迁与黄金周,宋朝的酒店与“公务用车”,还有“王安石变法法”,“苏东坡做广告代言人”,以及宋朝的足球与女相扑表演,文章末尾还附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宋朝人物。这本书看了大半个小时,觉得资料很多,同行的老朱一眼看中,买下了。我想要一本,没有,只得等 he 看完了,让我再过把瘾。值得一读的书还有很多,如

《回到古代打官司》《坐天下很累》《唐代的乡愁》《回到宋朝》《历史不糊涂》《烟花春梦》《蒋经国评传》,我踌躇再三,还是买了一本《神女生涯原是梦》,该书是中国历代古典小说的精选本,收入张潮的《董小宛传》《马伶传》等七篇,袁枚《子不语》中两篇,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两篇,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七篇,以及蒲松龄、沈起凤、吴趼人、徐珂等 20 余人书中之短篇佳作,该书属于台湾编选的“白话中国古典小说合集”中的一册,全套有 31 册之多,书中的内容,昔日虽读过一些,但集中为一册,纵览方便,此书装帧也精美,卖的也是特价书,仅 83 台币,合人民币 18 元,真是太值得了。这次台南、高雄淘书,走了七八家书店,买了五六本书,价不贵,行李箱却沉重许多,收获也是满满。



科学界正在发出警告:昆虫的数量在缩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只要想到我们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就不难理解其间的关系:农业生产夺走了不少动物的生存空间和食物来源。农业生产在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这一问题还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以解决,另一个光污染

的问题又被推到风口浪尖:城市照明严重损害了动物世界,受害最深的是昆虫、鸟类和夜间活跃的動物。ALAN(夜间人造光)于是便成为了这些动物的敌人。

据调查,全球的夜间人造光每年的增长率为 2%-6%,也许有不少人认为这对人类是有利的,但倘若从能耗角度和最新的睡眠认知来理解,夜间人造光的生长到底有否好处,值得探讨,至少对许多昆虫和鸟类来讲是绝对不利的,地球上 有 50% 的昆虫是“夜间活跃分子”,这些昆虫基本上是喜欢夜

间黑暗的。

2017 年,柏林莱布尼茨水域生态学和淡水渔业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分析和研究了以往时期所作的研究结果,最后发现,正是那些光污染特别严重的地

光污染与生境

陈钰鹏

区,昆虫缩减现象也最为严重。对甲虫、夜蛾、蚊子等昆虫而言,光源是它们真正的“丧门星”,因为它们往往被迫不停地围绕人造光源飞行,最终可能筋疲力尽地死去,或者成为天敌的猎物。然而光污染的最终效应仍然发生在植物身上,瑞士伯尔尼大学的科学家指出,如果植物在夜间处于光照中,那么朝这些植物飞来执行夜间授粉任务的昆虫将减少 62%,而白天授粉的昆虫是无法弥补夜间授粉机会的,这意味着植物果实和种子的减少。

来自候鸟世界的消息同样令人沮丧:候鸟群的迁徙大飞行主要在夜间进行,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强兽的捕食。可是大规



很多原本准备在迁徙途中使用的能量。有鉴于人间的光污染对生境的影响,人们已将光污染效应列入科研项目,正在逐步揭开大山雀睡眠节奏缩短、蝙蝠夜间行为的变化、虹鲟鱼白天的应激反应导致它们紧张地离开隐蔽区的原因……

文友得了癌症,她委婉提示:“你我素未谋面,也不知您长什么样。”我闻癌色变,应酬道:“改天来拜访您。”

矛盾中想到:自己上下班时在地铁、公交车上与其他乘客挤作一块;与互不了解的人组团出游,按中餐饮食习惯,大家围桌共享每盆菜、一锅汤,倒是习以为常,毫不介意,可问题是,举例容易,说服自己去见一个非亲非故的癌症患者,还需勇气。最终决定:既然答应别人,那就得去!

我马上把见面的信息告诉文友。苦等三天,没有回复;再等三天,依然如故;直到第九天,仍杳无音讯。我心里有种不祥预兆,看来没可能圆了她的最后一个心愿。

忽然,文友的信息从天而降,我得到一个补过的机会。她说:“我在抢救室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又逃过一劫。很高兴在病榻上看到能与你见面的消息,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豪华别墅区门前,有一位桃花般娇美的女子站在冷风中,她竟是化了妆的文友。她认出了我,满面春光地走来。这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她背后疾驶过来,我没时间考虑对肿瘤患者的顾忌,赶紧上前把她拽过来,不料自摆乌龙与她撞了一个满怀,意外与病人“亲密”接触。

文友家里富丽堂皇。她收养两只小猫咪,一只双目失明、一只双耳失聪,引起我的关注。会晤没有按我设想的“少谈病情,多谈愉快的事”进行,她亲切自然地谈起,四年前患上癌症,接受一次次化疗,每次抢救都要经历一场生不如死的痛苦。

话语间,文友端来一杯热茶,一会儿,又把削好的水果递过来。我不再是她刚遇险时冲动救人,接触患者,而是冷静地选择接受。

这是文友给我一次挑战自己的机会,由此想到在安全前提下,还有同样境遇的人,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尊重与关心。

文友康复可能性很小,正在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她每天起床都要提醒自己:假如明天不再来,也要把平常日子过好,让周围人见到我的微笑。

与其辨别,我心怀敬意地问她:“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坚强乐观的?”笔友笑答:“人生好比是一次旅途,到了各自的终点都要下车。只不过有人早下车,有人晚下车,我还没有到站,何不潇洒走一回?”



灯花

完善检查车况规程

费平

我们在乘坐地铁和公交车过程中,除了不时碰到移动电视形同虚设(或干脆没有,或已经损坏)之外,还会遇到语音报站时有杂音、不清晰、音量很轻;尤其是地铁,遇到车速快发出啸叫声时,那微弱的音量根本无法听到。公交车还经常有电子播报滚动打出乱码,甚至报反方向的站名;有时车门能打开却关不上,每到一站,司机用脚踹上等车况不好所引起的种种问题。

当然,我们相信地铁和公交车在运行前会按规程检查车况的。但如果再做得细致、严谨、完善些,比如地铁司机在运行前到车厢内调试一下语音播报的音量标准;公交车司机检查一下电子滚动字幕是否正常、是否与语音播报一致等,必然会减少不应发生的状况,从而给乘客带来安全、舒适、周到的服务,载着文明与梦想驶向明媚盎然的春天!



落日故人情

(摄影)

沈丹锋

我相信,抽烟的不止我一人。我也坚信,此文最后一个句号后,我便戒烟了。

女儿放了我一码,让我尽情地抽。在敲碎了烟缸之后,换上了一个新的烟缸。

20 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后,隔壁的水仙姐给我介绍了在奉贤的对象。

相亲的那一天,对方样样满意。一句“小囡满好,就是不抽烟,没有朋友的”,我便从此后抽上了烟。

那时的烟,牌子叫“勇士”。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在村北桥头的“下伸店”里去买,便跑到隔壁奉贤县一个叫“青村”的店里去买上一包,躲在土厕所偷偷地抽。有时,用高粱杆代替烟抽着。

那时抽烟没有烟瘾,一包烟要抽好几天。后来去当兵,有津贴,买烟方便了。上下铺的战友是山东人,教我土烟卷抽烟,再加上夜里写文,战友之间你一支我一支地互敬,上了瘾。

退伍后,有了工作,自然地抽上了烟。我以写文章需要的名义,越抽越凶,最多时一天

要三包。抽过十年的“三五”牌,烟痰确实少了许多。再后来,经济条件好转,较多地抽上了“中华”牌。

屈指算来,从 18 岁开始,烟龄整整 40 年。

家人常劝少抽,但我总是点着头我行我素。一上电脑,一握笔,便抽开了。

这几年,抽上了“中华”,自以为

戒烟

陈连官

好烟,那是自我安慰罢了。其实,“尼古丁”的毒素是一样的。

抽烟能开动脑筋,文思会喷涌,那是自我借口和安慰罢了。我认识的许多文坛高手,他们作品多多,但不抽烟。我抽烟抽得很凶的朋友中,有许多戒掉了。有时递上一支被拒,有些失落,想想自个是恶习。

抽烟戒不掉,总有一些自我安慰的理由存在。比如,写些小文要开动脑筋;比如,朋友要应酬,为国家增加税收等等。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不存在的或是虚假的。

知道烟里的“尼古丁”有毒,戒了几次,就是戒不掉。

七夕会

现在,全民都在戒烟。近来身体不适,家人竭力反对抽烟了。身处的周围,烟民越来越少。去医院看病,医生必问,抽烟吗?单位也实行戒烟了,抽烟的人不讨人喜欢了,在一个角落里抽,有些“孤苦伶仃”。

既然烟成了“万恶”之源,为何不去戒了呢?

戒了戒烟,家里吵闹声不断。有时偷偷地抽上一根,犹如丧家之犬。烟味和抽烟的口臭,不招人喜欢。家里也好,单位也罢,抽烟没了市场。

去医院就诊,医生总问抽烟吗?当听说烟龄 40 年后,便力劝将烟戒了,说血管的堵塞皆是因烟而成。

相濡以沫的妻子宽容些,总是劝说少抽些。但女儿认为这是无原则的宽容,指责母亲这种包容是无原则的“犯罪”,并将家中贮存的烟统统没收,扬言不戒烟便不上班,管着我。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想不戒烟也难了。

现在,我抽着人生中的最后一包烟。当我的此文写上最后一个句号,我的“烟民”生涯也就是结束了。

这是对家人的承诺,我得践诺。因为,家人是亲人!